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29

法瀾澂禪師語錄

清 原澂說

清杲編次（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 住當陽度門禪寺語錄
  - 住荊州菩提場語錄
  - 住荊州報恩禪寺語錄
  - 機緣
  - 入室
  - 偈頌
    - 示張樂成
    - 示焦守府
    - 示雪嶽耆宿
    - 示善信監院
    - 示了悟塔主
    - 示惟恒禪人
    - 世尊拈華
    - 南泉斬貓
    - 靈雲桃華
    - 百丈耳聾
    - 萬物一體
    - 女子出定
    - 臨濟棒
    - 如意
  - 佛事
    - 為得戒澤和尚入塔
    - 為無染禪師舉火
    - 為淨明禪師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鐵女寺隱覺禪師舉火
    - 為行腳僧舉火
    - 為映蓮禪師舉火

        - 為盡虛舉火
        - 為體宗起龕
        - 舉火
        - 為尼元正起龕
        - 舉火
        - 為慧菴禪師入塔
        - 為藻雪禪師舉火
        - 為純真禪師起龕
        - 入塔
        - 為王濟之舉火
        - 為喬玉秀舉火
        - 為清玉舉火
        - 為玄暢舉火
        - 為詹東樓起棺
        - 為惟覺舉火
        - 為赫母舉火
        - 為朱清寧起棺
        - 為悟玄舉火
        - 為董福寰掩棺
        - 為閻氏舉火
    - 塔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法瀾澂禪師語錄序

溯自往代禪家，克振宗風者代不數人，至今目猶為空谷之音。慨夫大道榛蕪，性真翳障，綿綿一線，幾至廢墜，而六祖五宗之心傳，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即有一二後起，咸分流別派，見解紛紛，拈槌豎拂，騁辯馳鋒，藤蔓不少，而世之儒者因從而毀之，是亦儒者之過也。何也？余嘗取兩家之言合而觀之，吾儒言誠意正心而先致其知，禪家言明心見性而不離於覺，有二義乎？繇誠、正而修身，以至齊、治、平，皆此一知；繇明心見性，以至度盡眾生，皆此一覺，有二用乎？內外既一，何存彼此？余客遊江陵，得謁法瀾禪師，知其為天王海公嫡嗣，具向上爪牙。讀其語錄，若月印萬川，川川見月，月既無聲，水亦無相，直令大地眾生盡在水月光中出現。其機鋒敏捷，又如金刀破竹，使人情意無餘，六祖五宗之心傳煥然若新，而幾至廢墜之道亦可云克振矣，又豈外吾儒而不吻合宗旨哉？雖西來大意不假言詮，然而繪風圖海，聽之有聲，獨不可授諸天下慧心人乎？

康熙十二年歲枉癸丑七月既望，鍾山王才鼎沐手敬題。

法瀾澂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卷上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當陽度門禪寺語錄
卷下
　荊州菩提場語錄
　荊州報恩禪寺語錄
　機緣
　入室
　偈頌
　佛事
　塔記(附)

法瀾澂禪師語錄目錄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上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初一日進寺。
上堂，拈香。「此一瓣香，高超物表，攝受群靈，蒼生有賴，萬彙沾恩，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萬歲。此一瓣香，為翰為屏，為祥為瑞，奉為滿朝文武、本省提臺、本府例位尊官，伏願常展調羹手，撥轉正法輪。此一瓣香，放去則道滿寰宇，收來則法幢高豎，奉為光賁天王棲賢獨冠敬太老和尚，並及現前眾位法叔大和尚，伏願聲價等南陽，壽量同寶掌。」正拈香。「此一瓣香，最初一步蹋著，至今受用不盡，今對人天眾前拈出，奉為中興本寺四坐道場本師沙翁海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信菴大師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震聲一喝，曰：「有識得此第一義者麼？出來酬唱看。」信菴大師問：「天王奕葉播芳春，千古令人憶轉深，伐鼓聲鍾龍象集，高山流水孰知音？知音即不問，大振綱宗事若何？」師曰：「拄杖頭邊金鳳舞。」進曰：「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師曰：「鐵崑崙下死貓頭。」信喝，師曰：「好喝。」楚菴大師問：「天王法道遠源流，突出孤峰最上頭，濟北宗風即不問，高登猊座事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進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普天匝地又重新。」問：「向上全提即不問，高峰四句請師宣。」師曰：「舊話不須拈。」進曰：「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曰：「莫妄想。」「如何是啚前石虎抱兒眠？」師曰：「莫眼華。」「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一串穿卻。」「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看腳下。」進曰：「恁麼則瑞氣迎春色，杲日麗中天。」師曰：「不妨道著。」夏居士問：「大道無雖，唯嫌揀擇，始終如一，內外明徹。明徹即不問，始終如一事如何？」師曰：「全賴居士擔荷。」進曰：「庭前柏樹千年秀，善法堂中句更新。」師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奇。」乃豎拂子，曰：「見麼？汝若見得，千般說、萬種諭總是賸事；汝若不見，山僧今日無事生事去也。」喝一喝，曰：「見麼？」復曰：「即此天王道場頹廢千年，幸我本師和尚竭力中興，乃得叢林煥然大備。今蒙慈命勉諸不肖住持，又值棲賢太老人光臨，同眾法叔抑逼，陞此曲彔木床，只得藏身無地，敗闕一上。」起身鞠躬，曰：「伏惟眾慈極力包荒。」
復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百萬人天罔措，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毋令斷

絕。』」師曰：「釋迦老子將常住物私作人情，人天眾前付與迦葉且委曲不少。然迦葉亦現大人相，一力擔當，淵源不止，以至今日遞相鈍置。新天王今日亦有一偈呈似諸人：『一華拈起太郎當，百萬人天笑裏藏。匝地春風吹不盡，留傳千古作宗綱。』」結捶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眾慶佛誕，請上堂。僧問：「除卻古人公案，斬斷陳年葛麻，現前一著，請師速道。」師曰：「大家相對面。」進曰：「恁麼則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曰：「不孤今日。」乃曰：「輓回法道振荊南，祖席中興見大觀，何幸於今同一會，儼然未散在靈山。若問箇中端的意，今朝四月是初三，直下豁然非性燥，休來擬議隔重關。且豫慶釋迦聖誕又作麼生？一輪今古月，空載幾人還？」

佛誕，請上堂。僧問：「年年四月八，處處慶悉達。即今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師曰：「有問有答。」進曰：「還當得慶賀事麼？」師曰：「春風歲歲新。」乃曰：「城東老母雙眼華，雲門一棒也隨邪。驀然識得自家寶，將此身心獻釋迦。只如指天指地又且如何？」良久，曰：「結得恩深怨亦深，年年惡水驀頭淋。麻三斤兮乾矢橛，誰道其中有指陳？」乃作攜瓶灌水勢，曰：「蘇嚕蘇嚕，嗦利嗦利。」

結制，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爐韛從地起，鉗錘隨手來。有問向上事，一擊頂門開。還有赤身擔荷者麼？」僧出一喝，師曰：「近火先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卓拄杖，曰：「穿卻汝鼻孔。」「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擊碎汝腦門。」「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打，曰：「天晴不肯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待冷來看。」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末後一句又如何？」師復打，曰：「還嫌少在。」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即今考鍾伐鼓，如何是無為？」師曰：「日輪當午照。」進曰：「大開爐韛又如何？」師曰：「烈燄烜天紅。」進曰：「天王山上來雲紫，悟祖堂前瑞氣騰。」師曰：「塞滿乾坤。」乃曰：「無位真人長長短短，清淨法身高高低低，被天王捏作一團，散向微塵國土，要借諸人鼻孔出氣。因甚如此？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復舉：「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師曰：「要見心空及第歸麼？大千無知己，獨露一身歸。」

天王海老和尚退棲賢之真州地藏，有書至，上堂。「捧讀來書，不舍遠去。忍俊不禁，舉似大眾。」良久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菩提場監院同江居士請上堂。僧問：「千林不耐凋寒葉，幸有庭前柏樹芳，歷盡三冬無異志，西來大意請敷揚。」師曰：「昨夜六華添瑞彩。」進曰：「法鼓再撾宣億國，祖燈重朗照人寰。」師曰：「今朝杲日正當空。」進曰：「而今借得東風力，吹散浮雲見好天。」師曰：「是玉也大奇。」乃曰：「萬象森羅主，乾坤法界尊，識得他住處，便是當家人。初在菩提場，爾為監院僧，荷眾而竭力，精勤忘五更。今也來天王，見爾廣大心，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麼？憶昔楊岐會監院，滿身霜雪播叢林。」

復舉：「龐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昭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倦來睡。』」師曰：「說難說易，未免令人挂口。今日江公會麼？一口吸盡西江水，露出天涯星月孤。」

承天寺夏僧綱同眾請上堂。僧問：「說有說無，俱是諸方常語；論色論空，亦是座主活計。除此二途，請師施設。」師曰：「我無一法與人。」進曰：「欲得梅華放，須憑霜雪催。」師打曰：「一棒打不回。」乃曰：「華座未登，法雨先施潤大地；真風纔扇，四海波騰演上乘。恁麼會去，達磨不必西來，神光何須立雪？殊不知滿口道不出，分明在目前。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恁麼不會？今日有飯在缽內，承天名剎主人賢，不是尋常相恰好，多生願力結斯緣。雖然，汝等不得飯飽弄箸。」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御路如絃直。」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覿面親。」進曰：「人境雙忘時如何？」師曰：「天邊一鴈飛。」乃曰：「夜睹明星阿誰曉？是聖是凡都靠倒。唯有鼻孔無處藏，碧稜稜底光皎皎。天王見得，為他扭捏一上。」以手作扭鼻勢，曰：「釋迦老子隨手來也。既曰『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何故又要大驚小怪？雖然，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久雪初晴，上堂。「盡謂世間有，誰道世間無？飄飄成一片，何處覓畫圖？」豎拂子曰：「會麼？一輪紅日纔出現，依然露箇舊面目。且道那箇是舊面目？開眼便見山河大地。」

春日，上堂。「春宵一刻值千金，華有清香月有陰，歌館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古人觸境發情，大有損益。春宵一刻值千金，黃金難買；華有清香月有陰，正好翫賞；歌館樓臺聲細細，樂在其中；鞦韆院落夜沉沉，歡娛夜短。若是抱道衲僧，別有一番景況。春宵一刻值千金，不可放過；華有清香月有陰，一種春色；歌館樓臺聲細細，漏洩太多；鞦韆院落夜沉沉，切莫瞌睡。如此會得，君親之恩、三有之德一時酬畢；其或未然，寸絲滴水須償宿債。」

除夕，上堂。僧問：「舊歲既云去，新年又道來，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一箇閒人天地間。」乃曰：「年月日時盡，都言一歲除，人生營世樂，未免有榮枯。獨有道：『人心不入他群隊。』既不入他群隊，在甚處著腳？隔塢梅華開正好，攜笻看遍又歸來。」

元旦，上堂。「本來無新舊，未免應時節。焚香祝堯天，堯天好風月；焚香祝聖壽，聖壽如天闊；焚香祝大臣，文武秉忠烈；焚香祝國豐，人民皆饒益。更將此瓣香，四恩三有盡酬畢。」且道：「者瓣香從甚處拈來？地暖陽和新氣象，無邊艸木盡含春。」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乾坤未剖前。」「如何是第二玄？」師曰：「華開十丈蓮。」「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開口落言詮。」「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拄杖開口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虛空無孔竅。」「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放去收來妙。」僧曰：「三玄三要蒙師指，今朝解制又若何？」師曰：「艸溪筋斷任[跳-兆+孛]跳。」僧喝，師曰：「亂跳。」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便喝。「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乾爆爆。」「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水漉漉。」僧禮拜，師乃曰：「九旬結制今朝滿，賴護天龍事事安，撩起即行真快便，鼻頭爭奈柳條穿？雖然，今日山僧放開線道：任汝鞋緊峭。」

復舉：「芙蓉一日辭馬祖，祖曰：『裝包了來，與汝說一上佛法。』次日，芙蓉至方丈侍立。少頃，祖曰：『時寒，善為道路。』芙蓉行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曰：「馬祖恁麼提持，芙蓉恁麼會去，雖是鍼芥相投，未免特地風波。天王者裏也無佛法可說，亦無人來告辭。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良久，曰：「此中無枝葉，唯有諸真實。」

上堂。「靈雲見桃華，眼裏添得沙。玄沙道未徹，鍼頭擬削鐵。借路還家處處通，桃華何地不相逢？於今不見靈雲老，孤負桃華滿塢紅。」

佛誕，上堂。「初生滿口露冰霜，天上人間不覆藏。可惜雲門棒頭短，至今處處起餘殃。雖則利益眾生，未免互相鈍置。只如正令施行又作麼生？」拈拄杖，曰：「無文印子閒拋出，千古熏風殿閣涼。」

上堂。「本無一毫許，盡力提不起。只饒諸佛來，莫能動著伊。然雖如是，卻在山僧手裏。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且道不舒不卷又作麼生？」以兩手作拓空勢，曰：「也只在裏許。」

馬太保同眾裝塑四大天王開光，請上堂。「大道無形越古今，正眼圓明絕點塵。莊嚴萬德河沙象，原是河沙萬德身。證得此身，方現

天王、人王、宰官、居士等身而為說法，化度眾生，同明般若。雖然，風調雨順四王職，國泰民安天下豐。」
臘八，上堂。「瞿曇在淨梵王宮，一日遊觀四門，見有生老病死，忽自知覺，憂愁恐怖。子夜逾城，特入雪山，苦行六年，形同枯木，面若死灰。忽睹明星，喜展眉宇，歎曰：『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祇如今日釋迦老子，不執著所證何事，而有此智慧德相？」良久曰：「會麼？今日榮華人不識，十年前是一書生。」
誕日，上堂。「年年臘月初十，認取山僧眼橫鼻直。看他者箇模樣，其中有甚奇特？人人本具神通，河沙諸佛不別。休認聖凡二途，畢竟是何面目？」良久，曰：「過去阿僧祇劫也是者箇面目，未來阿僧祇劫也是者箇面目。即今鼈？」喝一喝，曰：「智者應須合自知，無邊光景都漏洩。」
上堂。僧問：「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意旨如何？」師打曰：「汝道山僧為人不為人？」進曰：「昨夜綠谿添瑞彩，今朝杲日正中天。」師曰：「照破腦門。」乃曰：「善信營辦香齋，禮請舉揚箇事，殊不知開口也在裏許，不開口也在裏許，開口不開口總在裏許。三世諸佛到者裏，直得口挂壁上；歷代祖師到者裏，緘口結舌；天王到者裏，只得向無說中說去也。」卓拄杖一下，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
上堂。僧問：「一華拈後，五葉流芳。第一義諦，請師速道。」師曰：「落二落三。」進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卓拄杖一下。進曰：「如何是全身獨露？」師曰：「且放過一著。」進曰：「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打曰：「好生計取。」乃曰：「河沙世界河沙佛，盡在毛孔八萬中。三界蕩然誰是主？無位真人赤骨律。等閒拈出無私語，萬別千差俱掀卻。」
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曰：「文殊以己方人，世尊隨風倒柁。天王今日上堂，也是無可無不可。」
佛誕，上堂。「分明一箇閒家具，指天指地令人疑，到頭依舊成無用，徒將惡水澆面皮。雖然，也要借他鼻孔通箇消息。」良久，曰：「劍去久矣，勿勞刻舟。」
上堂。「盡大地是箇法身，遍虛空是箇自己，無彼無此，歷歷明明，若能直下知歸，便是那伽大定。山僧不敢委曲諸人，只如緘眼裏魚吞卻嘉州大象又作麼生？」良久，曰：「莫守寒嵓易艸青，坐卻白雲終不玅。」
開爐，上堂。「烈燄騰騰徹太空，箇中消息許誰通？[祝/土]著磕著全體現，縱橫無礙處處逢。逢不逢，山僧將汝者些鈍鐵頑銅鎔作

一爐，火星飛處難棲泊，無位真人滿面紅。」喝一喝。
誕日，上堂。「僥倖世間若浮雲，須知何事可長存？分明有箇無生話，切忌隨他成巧名。」豎拂子，曰：「會麼？自從迦葉分燈後，須信人人稱獨尊。」
上堂。「世間之法，必假莊嚴施設而成其美。出世間之法，不假莊嚴施設而能成就諸莊嚴者。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天王亦有箇方便處，若向六根動用處見得，便能成就諸莊嚴者。若向一念不生處見得，便能成就不假莊嚴者。雖然如是，猶是者邊消息。如何是那邊消息？」拈拄杖，卓一卓，曰：「覿面現成休擬議，普天匝地一身歸。」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獨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面目從來含萬象，鼻孔依然搭上唇，但得年年齊出手，香湯澆沐佛身塵。」
薦焦守府，請上堂。以拂子畫一畫，曰：「乾三連，坤六斷，取坎填离，撤地補天，此是吾焦公三十年用心處，於今行滿功圓，飄然而往，四大各還寶所，五陰仍返故鄉，且道真人在甚麼處？」復畫一畫，曰：「識得此中真玅訣，不須歸去問天尊。」
誕日，上堂。「沙界共一體，乾坤無內外。覓之不可得，無在無不在。諸人與我慶長庚，我與諸人實不壞。不以色身見，不以音聲求。拈華顯真智，微笑賣風流。此事明明合自知，一輪高出五雲外。」
上堂。僧問：「第一義諦即不問，如何是法本無法？」師一喝。「如何是隨機即應？」師一喝。「清淨法身以何名戒？」師一喝。「圓滿報身以何名定？」師一喝。「三類化身以何名慧？」師一喝。僧曰：「山自青青水自綠，誰家灶裏火無煙？」師一喝，乃曰：「若有百千萬億人來，各持一問，山僧總與一喝。何也？清淨玅體古今傳，應現塵沙示本然，出沒無非空合空，動轉何曾有變遷？伶俐漢！仔細看，莫教錯過上頭關。」
上堂。良久，豎拂子曰：「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垂手人間，縱橫自在，向十字街頭覓箇知音，任意逍遙，君臣道合，父子一源，十方世界捏聚捏散如觀掌果，亦如牟尼寶珠森羅萬象於中出現。諸佛承此攝化眾生，同成正覺；淳白承此詩書教子，忠孝持家。落落生平，悠悠歲月。山僧不覺喜而為之歌曰：秋月高縣，秋水碧天，秋香拂拂畫堂前。秋風涼兮透心髓，班衣舞兮鬧庭喧。從來子孝父心歡，不是神仙也是神仙。」
上堂。喝一喝曰：「即此一喝，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森羅育在其中，聖凡交互渾融。明歷歷有玄有要，活潑潑有主有賓。人人各具孃生面，鼻孔從來向下垂。汝等因甚不知？儻到那時，黑面老子斷

不相饒。功名也，富貴也，恩愛也，勢力也，到此總用不著。何不向未舉之先，通身放下，得箇安樂之處。會麼，苟或不然，再示一偈：『抖擻精神沒半些，綿綿密密有誰遮。猛然窺破非他物，消卻從前眼內沙。』」復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王粲樓。」「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觀音塔。」「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磕頭磕額。」僧禮拜，師打曰：「不值半文錢。」乃曰：「時時無生國，刻刻劫外天。拈起拄杖子，左右任逢緣。相見聚首時，不在語默間。既不在語默間，又在甚處相見？」卓拄杖曰：「會麼？」

臘八，上堂。僧問：「昨夜抬頭望北斗，明星出現眼睛枯。意旨如何？」師曰：「休來詐明頭。」進曰：「蹋翻銀浪千尋雪，天外縱橫得自繇。」師曰：「非汝境界。」乃曰：「灰頭土面似著呆，忽睹明星眼便開。大千沙界能為主，一微塵裏一如來。」拈拄杖，曰：「且道那箇是微塵？那箇是如來？」喝一喝，曰：「一任顛倒。」

上堂。僧問：「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早晨喫薄粥，於今猶覺饑。」進曰：「如此則穿衣喫飯不知名。」師打曰：「拄杖子吞卻汝也。」乃曰：「請陞此座，舉揚法化。殊不知盡是諸人頭頭磕著，何須外求？說甚點鐵成金不二法門？不見道：『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良久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誕日，上堂。「十方龍象喜聚集，盡為山僧慶壽期，擊鼓敲鐘請陞座，全身突露發天機。大道不隨乾坤轉，太虛日月莫能移，徐徐香風梅先放，報道群芳莫待遲。」卓拄杖，曰：「委悉麼？」

師在天王首座寮，秉拂上堂。僧問：「法源一派傳來久，法翁端能繼其後。一人覓得格外機，叢林紹續作獅吼。獅聲吼處即不問，除卻返躑請師宣。」師曰：「爪牙已露。」僧一喝，師曰：「亂喝。」問：「臥雪冰梅新綻玉，一枝先放冷含煇。群芳占斷君為首，時節到來唱祖機。且道祖機作麼生酬唱？」師曰：「池開霄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進曰：「錦上鋪華添瑞彩，禪燈從此續聯芳。」師曰：「普天匝地喜春歸。」乃曰：「佛祖眾生塗污此名，撿點將來誰之過歟？」喝一喝，曰：「委悉麼？無纖毫過患，有莫大威光。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只要諸兄覿面承當，管教推門落臼。只如知恩報恩又作麼生？脫體道時無一字，滿堂雲水盡知音。」

當陽度門禪寺語錄

上堂。「孤峰萬仞，鳥道虛玄。是非頓絕，名利杳忘。大通塔畔，只見雲騰煙靄；楞伽峰上，但聞虎嘯猿啼。歷歷真機，明明分付。何須百城煙水，始睹慈氏；八十行腳，方悟真乘。人人目見耳聞，不須骷髏穿卻。即今皇風蕩蕩，聖德煇煇。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曰：「坐倚長松忘百慮，心香一瓣滿山樓。」
上堂。「秀公北宗地，千載絕是非。山僧今到來，雪曲和難齊。聊作住山翁，輸我都不會。報與諸方參學人，輕輕莫蹋度門路。」
上堂。「箇事明明，燿古騰今。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在尋常動用處，今朝舉起一番新。」豎拂子，喝一喝，曰：「急急如律令。」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上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清杲編次

荊州菩提場語錄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闔郡護法諸山耆宿，送法衣錦帳祝壽，請就菩提場開堂。師拈法衣曰：「黃梅夜半傳來此，大庾嶺頭又相逢。鍼去線來成一片，蓋覆人天不露蹤。」

上堂。指法座：「菩提座，最崚嶒，是誰敢蹋上頭行？欲登菩提座，須是菩提人。」喝一喝，便陞。

拈香。「此一瓣香，根盤大地，蔭覆蒼生。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恭願人人歌舜日，處處樂堯年。此一瓣香，得之者價重連城，聞之者毛孔生香。奉為闔國文武官僚，伏願君愛如掌珠，民親若特怙。此一瓣香，塞太虛而無相，包群品而有形。奉為現住真州地藏禪寺沙翁海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垂正眼於末世，樹弘範於萬年。」就座。垂語。「弘揚大法人皆會，舌覆三千道不難。還有道得恰好者麼？」僧出，問：「和尚千秋，四眾臨筵。如何是慶祝一句？」師拈拄杖，曰：「與他增箇光彩。」進曰：「恁麼則紅日當空照。」師曰：「縱橫豈有私？」問：「十方如來無量壽，菩提堂上又如何？」師曰：「識得主中主，人人壽量同。」乃曰：「河沙世界，當體無外。日月奔忙，其中光彩。法法全彰，物物無礙。有時拈起波羅華，驚起頭陀笑滿腮。普眼菩薩長垂手，樓閣門前善財來。分明有箇賓主句，得遇知音口不開。既是得遇知音，因甚口不開？」喝一喝。

上堂。僧問：「道本無形，法有當機。且當機一句如何道？」師曰：「爾我相對面。」進曰：「世尊未出母胎，說法已畢。和尚今日因甚又如此叨咀？」師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進曰：「一條拄杖活如龍，觸天觸地展家風。」師曰：「汝切忌被他觸破骷髏。」進曰：「佛與眾生既同一箇鼻孔，因甚又有優劣？」師曰：「夢裏多少欣歡事，覺後不知何處消？」乃拈拄杖，曰：「拄杖子，現神通，情與無情顯現中。上穿三世諸佛鼻孔，下豁一切眾生心胸。有時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時在孤峰頂上嘯月吟風。赤條條，八面玲瓏；光灼灼，氣宇吞虹。」復卓一下，曰：「幾度伴歸明月夜，今朝扶過斷橋東。」

復舉：「神秀禪師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曰：「二大老，一箇抱贓叫屈，一箇認奴

作郎。撿點將來，俱未見菩提端的。今日菩提，聊成一偈，舉似諸人。」遂卓拄杖曰：「箇是菩提樹，灼然明鏡臺。照徹當人面，何處是塵埃。」
久雨祈晴，上堂。鍾鼓齊鳴，眾集。師登法座曰：「住。」便歸方丈。
臘八上堂。僧問：「三界眾生皆是凡夫，未審和尚是聖是凡？」師拈拄杖曰：「識得拄杖子麼？」僧無語，師連打數下曰：「汝道是聖是凡？」乃曰：「報曉明星逐夜忙，瞿曇忽睹面皮黃，慚愧通身無著處，贏得人間稱覺皇。」豎拂子曰：「明星現也，切忌癡獃妄想。」
復舉：「雲門曰：『無量劫來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無量劫來喫飯，不曾咬著一米。』今日菩提場中，傳此千佛大戒，披衣持盌，營辦香齋。若言咬著披著，未知落處。若言不曾咬著披著，亦未知落處。畢竟如何？」良久曰：「雲散水清孤月朗，到頭終不背塵寰。」
上堂。僧問：「出林還又入林中，重整披緇舊梵宮，今日菩提瑞氣靄，多因臘德起香風。只如昔年披剃、今日開堂，還是天然有種？還是特地傳來？」師曰：「拄杖撐開新日月，芒鞋蹋破舊乾坤。」乃曰：「衲僧垂手貴乎作家，石鞏架箭、秘魔擎叉、雲門拈餅、趙州喫茶、禾山打鼓、雪峰弄蛇，今日菩提無別指，廓開門戶任還家，天然一路頭頭見，豈必拈華與笑華？」
復舉：「龐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昭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倦來睡。』」師曰：「三人證龜成鱉則不無，若是衲僧向上事，猶未夢見。如何是衲僧向上事？」拈拄杖曰：「手握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余赫尹三筆帖式請上堂。卓拄杖曰：「即此意，任縱橫，一點靈光徹古今，萬象得而增彩色，幾箇知恩解報恩？莫不是勇猛精進，為法忘身？莫不是努力進前，戰退魔軍？得勝回朝狼煙息，大家團圞話無生。」
誕日，上堂。拈拄杖，曰：「即此含法界，即此絕形名。凡聖空中華，佛國若微塵。有問年多少？孤光籠古今。妙哉親一見，人人合本真。」復卓一下，曰：「三玄、三要、四賓主、五位君臣、九十六種圓相、一大藏所說語言文字，猶如胡餅。觀音菩薩將錢買來，放下手時，原來是箇饅頭。會麼？」喝一喝。
結制，上堂。僧問：「嫩桂一枝，荊南永茂。永茂且置，如何是一動一靜？」師曰：「除卻動靜向汝道。」進曰：「如何是一靜？」師曰：「鬧浩浩。」進曰：「如何是一動？」師曰：「寂悄悄。」

進曰：「動靜俱無又作麼生？」師曰：「死水不藏龍。」：「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曰：「切莫錯認定盤星。」問：「擎卻孃生鼻孔，方知劫外春風。識得菩提一路，分明覿面相逢。如何是覿面相逢底事？」師拈拄杖，曰：「者裏是甚麼所在？」進曰：「天華散彩去也。」師曰：「莫眼華。」乃曰：「偶爾禪衲聚首，喜與聖凡同遊。菩提無可施設，只得將無作有。禪堂寮舍聊備，二時粥飯應手。但能開得大口，吞卻四大部洲。只如情與無情，又向甚麼安身立命？」良久，曰：「平生肝膽向人傾，箇中那有元字腳？」

西堂三旬，請上堂。僧問：「千年公案，今日重新。如何是慶生句？」師曰：「青天白日。」進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卓拄杖曰：「是箇甚麼？」進曰：「如何是已生面目？」師打曰：「向者裏會取。」問：「風雲聚會，華雨繽紛。七珍八寶，請師拈出。」師曰：「一二三。」進曰：「大眾如何受用？」師曰：「三二一。」問：「賓主酬唱即不問，如何是與虛空同壽？」師曰：「無古無今。」進曰：「北海慶祝又如何？」師曰：「有始有終。」乃曰：「瞿曇初生便言：『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血腥猶在，淨梵王宮。一十九載，無窮快樂，習染成風。雪山夜睹，三十成道，志滿寰宇。掀翻海嶽。說法四十九年，不曾談著一字。末後拈華，飲光默契。雖是世出世間大丈夫所為，奈何公案不了，今日未免帶累。」卓拄杖曰：「世間有道歸王化，幾箇男兒酬聖明。」復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地藏海和尚曰：『老聃之言陋矣。地藏今日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師曰：「我和尚雖有廣大慈悲，人天普施，爭奈罕遇其人。菩提今日兩手分付，還有承當者麼？」喝一喝。

彌陀誕日，說戒見聞，請上堂。僧問：「戒定慧即不問，如何是彌陀降生意旨？」師曰：「一聲喚醒癡憨夢，淨土蓮華當處開。」進曰：「戒壇嚴淨，戒德冰霜，還有祥瑞麼？」師曰：「禮佛三時未是苦，盔盂兩度觜唇勞。」乃曰：「持戒比丘絕貪瞋，又得彌陀喚一聲。渾身都在塵剎裏，覓箇知音徹底傾。且道喚來傾箇甚麼？」豎拂子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

尼上機禪師六旬，請上堂。拈拄杖，曰：「果然一見意宛然，妙有神機格外傳。塵點劫來原不二，河沙壽算喻難宣。三玄三要明斯旨，十智同真面目全。溷法界而無相，和四生而不遷。」復卓拄

杖，曰：「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喚作甚麼？」喝一喝，曰：「今日天晴。」
復舉：「達磨祖師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師曰：「皮肉骨髓之分，大似諒才補職。只如二祖禮拜，依位而立，意作麼生？」卓拄杖曰：「會麼？不是弄潮人，徒勞遭點額。」
解制，上堂。「十字街頭結箇制，東西南北任來去，猛然解開布袋頭，跳出陳年舊窠臼。跳得出，跳不出，彌勒世尊手有力，用盡神通緊挈住，任汝計校百千般，畢竟何能跳得出？殊不知，跳得出也在裏許，跳不出也在裏許。」
上機同朱鳳樓、李馥之、常華宇、李元卿、詹東樓等送千佛衣法被，請上堂。僧問：「直指單傳即不問，雪裏梅開意若何？」師曰：「時節到來藏不住。」進曰：「河沙世界千佛繞，大地山河一障屏。」師曰：「簫笛箜篌音韻殊。」進曰：「光映珠簾千戶月，風生法院一聲鐘。」師曰：「好言語。」乃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體無證而不顯，妙有神而乃傳。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有時拈起毘盧印，贏得面南看北斗。威音那畔為屏障，倒著袈裟四部洲。十聖三賢諸品流，都在光中頭出現。」卓拄杖，曰：「會麼？」

荊州報恩禪寺語錄

本省提臺徐公建報恩寺，上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汝等還識令心所向皆無礙麼？即今天清地寧，時康道泰，四海樂無虞，普天承至化。大將軍建寺，報君親，報佛祖，并資法界含靈，無恩不報，無德不酬。如此可謂令心所向皆無礙。我林下衲僧又如何？」揮拂子曰：「人人軒豁頂門眼，四海熙熙樂太平。」
師六旬，上堂。「天地永久，日月恒明。虛空常在，誰死誰生？世間甲子數一遍，又到明年是丙寅。」
上堂。「百艸思抽箭，梅華先送香，相逢道新喜，春光日浙長。鳳楚華甲滿，祈禱壽無疆，但願道心如今日，管教事事出情常。」

機緣

問僧：「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蹋不著？」僧曰：「步步蹋著。」師曰：「蹋著則喪身失命。」僧喝，師便打。
僧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時如何？」師豎起竹篦曰：「不得喚作前後，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打出。
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意旨？」師曰：「森羅萬象，四聖六凡。」僧擬對，師打退。又一僧禮拜歸位，師曰：「道得分明。」又一僧亦禮拜歸位，師曰：「你未夢見。」
問僧：「汝號甚麼？」僧曰：「雙融。」師曰：「一不成單，二不成雙，作麼生融？」僧無語，師便喝。
僧問：「四大分張，死了燒了，那裏是安身立命處？」師展兩手曰：「一坑埋卻。」
僧號見聞，師曰：「未見未聞時如何？」僧喝，師便打。
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你問我荅，會麼？」
僧問：「如何是眉毛眼上橫？」師擘面掌曰：「你向別處看。」僧罔措，師便歸方丈。
普請搬柴，師至柴處，問直歲：「那箇是底？」歲曰：「睡倒底是。」師曰：「何不豎起？」歲無語，師肩柴便行。
問侍僧：「山僧今日落堂，有幾人道得恰好？」僧曰：「學人不知。」師曰：「有眼有耳，因甚不知？」僧曰：「道破不堪。」師曰：「汝試道看。」僧禮拜，師打曰：「汝向者裏躲跟。」
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拈拄杖，僧喝，師便打。
問僧：「從上諸祖所傳箇甚麼？」僧曰：「只知明心見性，不知何物可傳。」師喝，僧忽有省。
師住度門，僧問：「久響楞伽峰，今借翻箇觔斗。」師豎扇曰：「翻看。」僧罔措，師曰：「楞伽峰今日失利。」
王中丞、秦翰林訪師。王問：「和尚還有夢麼？」師曰：「有。」王曰：「和尚夢如何？」師一喝，曰：「公夢見麼？」王曰：「水月空華而已。」師謂秦曰：「公如何？」秦曰：「也無水月，也無空華。」師曰：「畢竟如何？」秦一喝。師曰：「好箇消息。」秦悚然。師曰：「馬祖以前，不知將甚麼拓出？」秦曰：「馬祖以前，不知將甚麼拓出？」師呵呵大笑。

入室

僧進，師曰：「速道！速道！」僧曰：「明明相見。」師曰：「明明相見箇甚麼？」僧頓足一下。師曰：「腳忙手亂。」僧曰：「從來不隨人。」師曰：「如何是立定處？」僧擬議，師打出。

僧進，師曰：「親切道將來。」僧曰：「覿面即不見。」師曰：「因甚不見？」進曰：「動靜始分明。」師曰：「分明處道將來。」僧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曰：「走煞闍黎。」

拂機進，師曰：「現成公案，速道！」拂曰：「不落二三。」師曰：「一又如何？」拂曰：「一任縱橫。」師曰：「汝試縱橫看。」拂喝一喝，便出。

僧進，師便喝。僧曰：「霹靂虛空無影相。」師曰：「汝不知者一喝落處。」僧便喝。師曰：「看者一員戰將，今日敗露了也。」僧又喝，師和聲打出。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僧曰：「今日打七已畢。」師曰：「你底事作麼生？」僧曰：「覿面消息不發引。」師曰：「覿面消息且置，你因甚麼不發引？」僧擬對，師打出。

請益進，師曰：「今日不放過你。」僧曰：「昨日已道過。」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禮拜，師曰：「算不得。」

僧進，以坐具打圓相，復頓足一下。師曰：「亂跳。」僧曰：「識得孃生面，拈來不覆藏。」師拈拄杖曰：「者箇鼈？」僧禮拜。師曰：「卻被拄杖子吞了。」

問僧：「親切處道將來。」僧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曰：「即今事作麼生？」僧喝，師打出。

僧問：「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豎拳曰：「者箇是甚麼？」師便打。僧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直打出，復呵呵大笑，以手招僧曰：「汝來！汝來！本來無一物，何事惹塵埃？」

偈頌

示張樂成

誰信塵中爾獨能，合歡聚首笑相親，只為迦葉傳來久，也效龐公現此身。

示焦守府

日用尋常覿面時，頭頭無礙是心歸，若能觸目全身現，玅舞場中任指揮。

示雪嶽耆宿

尋聲逐色波中月，默照猶然夢裏猜，當下若能親一見，通身毛孔吼如雷。

示善信監院

出入道難測，胸中別有知，歷年芒履破，只為到家時。

示了悟塔主

了然悟得其中旨，佛也眾生無處安，塔戶夜開千丈月，全身倚在玉闌干。

示惟恒禪人

惟有恒心悟是佛，不知餘外用工夫，但能觸物空雙眼，月滿清光何處無。

世尊拈華

拈華有意誰堪見，舉目當陽覓轉殊，百萬人天安不會，勞他迦葉一胡盧。

南泉斬貓

善言善語話不休，一刀兩段絕支吾，艸鞋幸有安頭上，贏得孤光照畫圖。

靈雲桃華

桃華偶爾露天真，觸碎靈雲腦後門，夢醒豈因枝上月，等閒收拾有誰論。

百丈耳聾

等閒豎拂意何濃，一喝直教三日聾，徹底家私都蕩盡，西江從此立宗風。

萬物一體

粉碎虛空見萬物，萬物粉碎見虛空，瞥然寂寂全身泯，月在波中顯正宗。

女子出定

罔明女子與瞿曇，依俙相似雪波瀾，有時紅日當空照，雪月波華何處看。

臨濟棒

誰謂有三頓，一棒絕言詮，大法無今古，滅卻瞎驢邊。

如意

觸案全身現，拈來徹體彰，虛空通逼塞，何處有封疆？

佛事

為得戒澤和尚入塔

以拄杖畫地曰：「長江水，天上月，辯得分明，有何交涉？爭似我師願力深，縱橫無礙法常說。問甚釋迦，待甚彌勒，度盡眾生方休歇。」舉靈骨曰：「今朝聊示與人看，無縫塔中光皎潔。」

為無染禪師舉火

「者箇皮囊，人人脫不得，看破今朝，如湯消雪，烈燄爐中撒手歸，三三兩兩天機洩。」

為淨明禪師起龕

「死而為陰，生而為陽，不生不死，當處家鄉。還知當處家鄉麼？到頭終不藉舟航。」

舉火

「妙淨明心，體寂恒常。更無一物，火內清涼。欲識當人真面目，灰飛煙滅露堂堂。」

入塔

「日出東方來，日落西方去。來則光含萬物，去則藏身無蹟。任君蹋遍閻浮提，終當消歸者一步。者一步且置，如何是淨公藏身無蹟處？」以拂子指塔戶曰：「通身無縫罅，盡日白雲間。」

為鐵女寺隱覺禪師舉火

「昔日如此來，今朝如此去。識得本來面，生死任游戲。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烈焰光中親證得，三世如來脫垢衣。」

為行腳僧舉火

「蹋遍乾坤，為甚腳跟不點地？通身放下，方知處處是家鄉。」擲火炬，曰：「勝熱婆羅今覿面，眉毛鼻孔碧稜稜。」

為映蓮禪師舉火

「精進勇猛日行持，蓮經七軸終朝誦，臨行不必再叮嚀，烈燄之中飛彩鳳。」

為盡虛舉火

「盡虛無內外，四大總無依。欲識當人面，大海火星飛。」

為體宗起龕

「蹋遍乾坤，徒沾泥水。覽盡名山，眼中熱鬧。殊不知袈裟下事，別有生涯體。上座臨末稍頭，還知落處麼？」以拄杖指龕曰：「驀直去。」

舉火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要知此箇循環事，河沙諸佛也難覓。既不能覓，流轉三界是箇甚麼？但能識取本源頭，說甚心空及第歸。」

為尼元正起龕

「秋月皎，秋風涼，驚起客途思故鄉。堂堂大道眼前路，秋水茫茫須自行。」

舉火

「龍女十八變，明珠解放光。會得歸元處，覿體絕承當。」擲火炬曰：「何妨雪上更加霜。」

為慧菴禪師入塔

「法身無相，塔戶何能關得住。般若無知，虛空權借作皮囊。黃金骨鎖不二門，一念萬年向此住。」

為藻雪禪師舉火

「紅爐燄裏飛點雪，面目儼然如何說。沙界雖寬著不下，太虛無邊猶嫌窄。真人無位入長安，亙古亙今無休歇。無休歇，火內蟭螟吞皓月。」擲下火炬。

為純真禪師起龕

「相逢一笑已親承，覓心無處露本真。大道從來無言說，更將何物舉似君。雖然百尺竿頭急進步，到家不必問途程。」

入塔

「含蓋乾坤體中玄，威音那畔有誰傳？會得祖師端的旨，劫火洞然也閒閒。」以拄杖指塔戶曰：「陰陽不到處，一片白雲眠。」

為王濟之舉火

「三十餘年牢把著，白雲影裏鐵舟浮。虛空嚼碎有滋味，大地看來一舌頭。此是我王公家嘗茶飯，只如今日劫火發時，如何迴避？真金入火後，百煉見光煇。」

為喬玉秀舉火

「畫餅難充饑，畫蛇易添足。一輪今古月，誰道有圓缺。喬公喬公莫沉吟，識取火後鬚眉赤。」便燒。

為清玉舉火

「是玉須剖出，荊山不用尋。明明親切句，六月火一盆。」

為玄暢舉火

「綿綿細雨長空淚，陣陣霜風萬木悲。此去黃泉無旅店，途程杳杳意何歸？只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又作麼生？」舉火炬曰：「識取紅爐片雪飛。」

為詹東樓起棺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葉落歸根時，遍地是黃金。東樓，東樓，不必別追尋，條條都是到家程。」

為惟覺舉火

「大道無難，惟在一覺。既已覺矣，萬象銷鎔。且道銷鎔後如何？莫隨知解轉，看取令行時。」

為赫母舉火

「金棺涌出玉玲瓏，包裹乾坤造化中。其間更有微玅事，情與無情一道同。赫母今朝歸去路，欻然火起烜天紅。」

為朱清寧起棺

「聖凡歸元處，別是一乾坤。去來無異路，玅用有多門。棺內休瞠眼，歸家罷問程。」

為悟玄舉火

「列燄貫空情識斷，眼光無處著塵埃，煆成不壞金剛體，任運消遙歸去來。」

為董福寰掩棺

「者老居士一向鉗錘在手，必要結就羅紋。今日通身放下，方知四大本空。木直裰兒今著上，錦上鋪華又一層。」

為閻氏舉火

「箇裏原無二，方便現剎塵。面目分明在，識取本來人。幽閨深閣留不住，一朵紅雲送爾行。火內翻身真是好，銀山鐵壁都靠倒。」

法瀾澂禪師塔記(附)

師諱原澂，號法瀾，荊州枝江陳氏子。幼而英敏，迥異諸兒。每念生死無常，雖豪傑不能免，若非學出世法，終沉苦海，如是集憂。至年二十，詣菩提場，禮夙成禪師，祝髮為僧。二十五，於大澤法師處受具。三十三，參天王沙翁海和尚，俾職監院，又任堂司，後升第一座。一日，海豎拂子曰：「汝向者裏會得，百味具足。」師言下契悟，海特以信拂授之。出世住天王度門，轉菩提。本省提督軍門徐公治都，建報恩寺，延師開山，為第一代。師四坐道場，因緣輻輳。報恩將欲畢工，忽示微疾。凡問疾至者，師不以寒暄敘述，直拈箇事，覿面激揚，舒卷自如，毫無顧念。至夜分，泊然而逝，實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也。師生明天啟六年丙寅十二月初十日，世壽六十四，僧夏四十四。門弟子建塔於報恩寺之左。今書大概，以識歲月云爾。

門人清杲記

(弟子徐清寅、黃永昌、陳國鼎、智海、清能、清泰、本真、宗永等敬刻，板存嘉興府楞嚴寺，闔大藏流行。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閏三月，上浣　　謹識。)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